

毛

詩

說

周官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孔子刪詩取風雅頌而不收賦比興蓋亦春秋得半之意也詩之興書其立教功用素同然書僅百篇且列三代若詩則周詩三百之外未附商詩五篇而已豈以性情詠詠世彌近而感彌切耶又小雅有無詩之篇題六先儒以爲有聲無詞非也有篇題者所以備小雅之盈八十也刪詩詞者所以正全詩之止三百也觀魯論屢記子言詩三百乃愈知商詩五篇之爲附而不與於刪詩之定數者蓋孔子之刪詩與書本以輔春秋也春秋者名取乎魯史者也是故存蔡仲之命而知禮樂之在魯矣存費誓而知征伐之在魯矣讀呂命而兆齊伯也讀文侯之命而兆晉伯也讀秦誓而兆繼周也此典

禮時世與春秋之終始可徵者也。若詩則因其篇次究其體例。因其文詞。研其旨趣。而王者宅中圖治之法。英傑乘時利濟之權。與夫盛世典章衰朝叢弊。春秋即書其事。而或不能盡其情。春秋縱編之年。而或不及詳其原委。三百具存。得其歷歷可証者。而其所不及証者。當亦不難舉隅而反耳。至乃本之倫物。爲小子之始基。攬其詞華。亦文人之韻事。要皆非聖人刪詩之初意也。而況詰訓。舉其理時事。違其實。而能底幾克當者。幾何哉。今三家之詩既亡。惟有毛公是據。而序固多不詞。傳箋亦且或晦或支。不能無失。茲說直抒鄙意。不敢專主一家之言。庶可使全詩之脈絡貫通。而一篇一章一句之意。分而接之。亦無不各成其解。而後知其大指與。

春秋不必求合而自不相背。乃正相與微也。嘉慶戊辰嘉平下弦
後二日丙辰武進莊有可

毛詩卷一

詩本孔子所刪定今加係之毛何也詳傳學所承受也傳詩者有四家毛最晚出而其學獨傳者蓋其說視三家爲近是也孔壁中所藏科斗文漢儒已不能讀則今毛氏所傳亦俗儒之遺讀未知其於刪定之章句文字能一一無誤與否然非此則更無可據也故特標之

國風一

國者地理之界限王者因以分治者也風者天氣之鼓吹君其國者因以出治者也地有十二土天有十二風理氣之凝中和清淑是以人物生成而運會所迫亦不能無偏戾鬱洩

通不及之患。惟聖人因地制宜。順時行令。斯能參贊化育。爲
太平之治。否則拘於土風。而自操之。其國不同。其風亦異。而
盛衰存亡之故。亦即於斯可證焉。

周南一之一

周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今爲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后
稷之後。古公亶父始居之。至武王以爲有天下之號。南自
周而南也。周之初興。若則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臣則虞。號
周。召。畢。榮。望。散。而妃匹之賢。又有大姜。太任。太姒。邑姜。爲
之內助。故政治之隆。至奄有天下。而其從風而化。則實始
於南也。十三國止。稱本號。而周召又言南者。列國圍於土

風自治不暇。惟周召能自治。以及人。故詩樂亦即舉所及以名之耳。周之盛也。化始於南。其衰也。叛亦先於南。蓋治亂之效。自近及遠。一定之理。故聖人刪詩。始自周南。而教人。寧詩先於二南。加詳云。

關雎五章章句

關雎。文王嗣位求賢妃也。古者世子未成。君止其妾御而已。必即位而後正昏禮。以親迎。重夫婦之倫。嚴嫡庶之辨也。文王念妃匹之際。生民之本。政治之原。故求之勤。而形之咏歌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文王太姒之德。又周有天下之基。故刪詩。斷始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並立貌。雎鳩。主雎。鴈也。性摯。有別。喻夫婦也。河。大河也。洲。河中地。河流迅而無常。故多洲。窈窕。淑貌。淑。善也。女。室女也。君子。謂爲君者之子。有君貴者也。曰。子著承先君之重。貴克家也。好。嘉美也。逑。當作求。六禮以先之也。女既淑。則君子必當以禮求之。文王以自喻也。華國在洽陽渭溪與河接近。是淑女。即指大姒言。蓋大姒雖未字。而令聞已彰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參差。三不齊也。荇。水草。接余也可采而食。曰。菜。左右流者。水流則左右流。則右柔順且潔。亦喻淑女之德也。寤寐。志壹而神。

不寧也。寤寐求求之切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求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求之切。則慮其不得矣。蓋淑女之求者。必卑而又恐己德或未可配也。服如衣服之服。言著於身而不可離也。不得而寤寐思服。思之切也。悠久也。思而不得。則又思之久也。輾轉。借車輪以喻心之不安也。反側。身不安也。不得則不安。志在必得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采。取也。左右。取之詳也。猶取女之備禮也。琴瑟。近御之樂。笙歌也。友。敬愛如兄弟也。言采以喻女之始至。故君子當以友之。

者親之

參差苴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芼。烹飪成菜也。左右。雜肉爲羹而咸宜也。鐘鼓。皆金奏。非一人之事。樂則門內皆至。和而大順也。芼而成菜。喻女至三月而成婦。友之而至於樂。則夫婦之道得而家齊矣。蓋淑女雖有宜家之德。而能樂之者。仍在君子也。

夫求淑女。固爲內助也。然友之樂之。則刑于之化至矣。易之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其闢睢之謂乎。是文王之本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夫似即事賦詩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藟藟可治爲服。車厚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也。黃鳥。鵲
也。灌木。叢木也。喈喈聲之和也。大姒因治葛而追叙葛之所生
并及其地之景物而卉木繁茂禽鳥和鳴已昭盛世太和之象。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萋萋茂密貌。刈斬穫煮也。精曰絺。粗曰綌。數厭也。此叙治葛成
服之事。朱子曰。親執其勞。知其成之不易。是以心誠愛之。而服
之無斁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內言之地。梱內也。師。女師也。薄。迫也。污。煩攪以去污也。私。燕

服也。澣濯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問安也。此叙歸寧之事。告歸不自專也。告師氏而使告明有別也。或污或澣。或否於事。無不詳慎也。蓋寧父母之心雖切。而歸事又未嘗不豫也。

此大如閒居賦耳。而叙述詳贍。辭氣和平。淑慎之真。無不流露焉。是故治締綌勤也。服污澣儉也。告言歸順也。寧父母孝也。此大如之本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卷耳文王薦賢蒙難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蔓草。采耳也可入。麴蘖爲酒。噴散也。僅方

竹器嗟歎聲懷思也。人賢人也。寔置周徧行列也。屢來巷耳而尚不滿乎頃歎之。道喻賢人之難得也。巷耳比賢人。即古文尚書若作酒醴爾惟勉藥之意。又歎言我之薦人固思以賢人寔之於君而使之各居其列也。此美里之難所由致。故推本言之。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山行曰陟崔嵬險峻也。虺隤龍乏貌。姑乃通多也。金罍酒器。刻雲雷之狀而飾以金者永長也。君位尊而紂威尤暴。故以崔嵬喻之。微辭也。陟崔嵬而馬虺隤。喻周行非直不寔而已。反蒙難也。第懷人而不能寔。則求所以寔之之懷。益永乃徒使我馬虺隤。是懷之雖切而亦不可不已者也。酌金罍以不永懷。其正永。

於懷乎。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山脊曰岡。高之至也。玄黃。玄馬而黃。勞極而變色也。兕。野牛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傷。傷無格君之術也。高而爲岡。則非特崔嵬而已。玄馬而黃。則非特虺隤而已。兕觥則大於金罍矣。自傷則不止懷人矣。

陟彼阻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阻。列石也。瘠。痛皆病也。云何。不知所以言也。吁。憂歎也。列石難行。瘠痛困甚。復何言。以回君心哉。惟有吁歎而已。蓋紂之剛愎。非言辭所能動也。蒙難止言。馬僕此聖人忠厚之言。亦素患難。

而行之至德也。云何而吁。蓋萃憂。君非僅憂家難也。

文王遭美里之難。而猶懷賢憂國。絕無愆君之意。此止敬之臣則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樛木大如美文王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周南也。木下曲曰樛。葛藤繫繞也。只古咫字。近也。八寸爲只。去尺最近也。君子謂文王也。履身所履也。指日用常行而言。綏固結也。大如以樛木喻文王之下濟。以葛藟喻已之上附。故以得配君子爲樂。而徵福履之綏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將迎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樂。履成就也。

木樛葛附。則夫婦和順。而家道正。宜其樂也。樂則居易致祥。而所履皆福。采藟之荒之。藟之謙辭也。綏之將之。成之。頌辭也。此順承之妻道也。

龜斯三章章四句

龜斯。腰妻美大如也。

龜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蠶。蠶也。一生九十九子。斯分張也。說說飛向上聲。爾謂蠶也。振起動意。振而又振。繩而又繩。蟄而又蟄。皆形其多也。

蠶斯羽。蠶。蠶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蠶。蠶飛墜下聲。繩列生貌。今農人於土中挖出蛹子。皆如繩也。蠶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羽動股聲。蟄藏也。蠶不出即蟄。雖蟄不死。久仍出也。

蠶。本秋蟲。以羽作聲。羽者附身之物。非身之主也。而聲由之出。猶大姒雖有聖德。而不妬之令聞。仍由眾妾之多子以成之也。眾妾之子皆大姒之子也。故曰宜。樛木美文王而文王之德見矣。蠶斯美大姒而大姒之德見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美之子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實可食。夭夭。木曲直貌。灼灼。美而豔也。華。花也。華灼。喻容美也。之子。猶言是子。蓋公家之女也。女以嫁爲歸。從夫爲重也。宜。

和順也。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實大也。實。實喻宜子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盛也。葉盛。喻媵御多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文王大姒之德盛而女公子之嫁也亦宜其家則德化自家而國矣

兔罝三章章四句

兔罝志切求賢也

肅肅兔罝。楅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整飭貌。兔小獸。前足短。且網。楅擊也。丁丁楅杙堅正也。赳武貌。武夫強勇之士。公侯皆五等君爵之尊者。干盾也。干城皆扞外衛內之具也。言兔者猶知設罝以網兔。喻人君於賢者尤不可不羅而致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施設也。遠九遠之道也。仇同迷君之求臣與夫之求婦同故尚書典謨稱臣皆曰女承上章而言椽置設於何所其在中遠大道乎武夫可爲干城而公侯能不以爲好迷乎。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也。隱僻之地。腹心同心一德也。中遠不已而又中林無地不旁求也。求之既得而以爲腹心信任之至也。

此詩疑亦文王所作稱武夫以才言也。其曰干城好仇腹心皆想慕之辭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意此其所以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而成多士之寧乎。

采芣三章章四句

采芣芣才取而采取無已也。

采采芣芣。薄言采之。采采芣芣。薄言有之。

芣芣止當作不昌。無用之艸。采始求有既得也。喻賢才必求而後有。雖無用之物。時猶有用也。

采采芣芣。薄言掇之。采采芣芣。薄言捋之。

掇拾也。捋取其子也。喻賢才見則必取也。

采采芣芣。薄言袺之。采采芣芣。薄言襋之。

袺以衣貯而執其袷也。襋以衣貯而扱其袷於帶間也。喻賢才既多取之不可有遺也。

此詩疑周公所作。其有吐哺握髮之勤乎。是周之極盛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刺昭王娶房女爲后而又南征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南謂江漢之間。上疎無枝曰喬。休息也。息當從韓詩作思。語助也。有鄭重而言之意。喬木無蔭。故不可休。漢源嶠。江源岷。游。蕩也。女而游。非不出之義。與窈窕淑女相反。故不可求。昭王娶於房。其國近楚。國語言丹朱。馮身於房后而生穆王。語雖近誕。然其好游而不淑。蓋亦可見冰水嬉也。方。並舟而行也。漢合江則廣。江入海故永也。歷言不可深戒之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傑出強梗貌錯雜也楚木小而勁者之子謂昭后秣飼也馬從嫁馬也楚木雜於薪中特出強梗當薪刈之以喻南方荆楚諸國梗化不服當征誅之不暇今乃反娶其女爲后而秣其從嫁之馬乎蓋游女雖不可娶而房女已爲后故直譏其于歸秣馬也若南征則禍不可測故下四句不易一字而又再三言之

翹翹錯薪。言刈其藎。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萋萋蒿蒿之堅大者駒鳥之小者

西周之治至昭王而始衰。荆楚始叛。而其本由於房后之不淑。遂致南征。沒於漢水。是時周之天下猶全盛也。而昭王首離其禍。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以陰教爲首務哉。

汝墳三章章四句

汝墳傷西周之亡。吾秦能勤王也。平王東遷。棄西周於秦。使自有之。西周人送王者。傷周之亡。吾秦之至而作是詩。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循也。汝水之源甚夥。若爲東遷所經之地。當在今陝州屬盧

氏靈寶縣間增大防也。條木之幹也。枚本也。曰未見追溯之辭。君子益指秦襄公也。怒飢意也。調一作調重也。言伐其枚。譏平王之棄西周爲自絕其本也。平王去而西周無王矣。未見君子怒如調飢者。周既遭亂。苟又無君以主之。是重憂也。

邊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肄餘遐速也。平王雖東。使少留一二重臣以鎮其地。是尙有餘業也。今盡室不顧。委之於秦。則伐肄無餘矣。及見秦襄公而後。秦襄公之有志興復。殊異平王君臣之棄之而速去也。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鰭也。頰亦色魚。勞則尾赤。主室謂西周也。燬。蛟於火也。凡物

之穀不完具而已。毀於火則成灰燼。復何有哉。父母者親愛之
辭。卽君子也。孔甚逼近也。魴魚賴尾喻民勞也。王室如燬。傷國
破也。曰孔邇。則不特不遐棄而已。讀末二句而知西周之民忘
周而戴秦也。

西戎之難。平王東遷。秦襄公以兵送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
賜以岐西之地。此詩所由作也。夫以周先王創業之難。而平
王棄之如此。其易於以見民心之無常主。而此詩爲萬世之
龜鑑也。

麟趾三章章三句

麟趾美文王子孫之多而仁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靈獸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盛興貌。于同吁。于嗟歎美辭。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額也。麟有額而不以抵也。姓子姓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一角。角端有肉。族同宗有服者。

此詩本美文王子孫而作。亦文王時詩也。聖人取殿周南。傷周之衰。今不同於昔也。故重于嗟之歎。有斷章之義焉。召南騶虞亦猶是也。

周南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周之興也。以陰教爲齊家之本。以求賢爲治國之先。而
卷耳蒙難。不忘薦賢爲國。尤爲臣則之極。此其所以有
天下也。及其衰也。游女先之。其亡也。國無人焉。夫亦可
以觀世變矣。米芾以前詩列八篇。詳開創之艱也。漢廣
汝墳。止存其二。警衰亡之易也。十篇之中。政教得失之
效。已爲完備。殿以麟趾者。猶春秋絕筆於春秋。而周易
終於未濟也。故名南以騶虞。國風以豳。二雅之後。殿以
周頌。皆斯義也。

召即召公奭之采邑。今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周爲國號。召爲卿。邑周爲君立本者也。召爲相出治者也。故周南皆周人所作。而召南皆南國之人。詠周之詩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華國歸大姒。吳文王親迎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鵲鳥善爲巢。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喻君有國而夫人歸之也。之子謂大姒也。周禮軍法二十五人爲兩。二千五百人爲師。君行師從。故百兩也。御。御車也。昏禮壻親迎。授婦綏。御婦車。周輪如儀。而後授僕。重其事也。

維鵠有巢。維鴈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並居也。猶男女居室也將迎也。

維鵠有巢。維鴈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謂從賡多也。成昏禮成也。

鵠巢百兩之御。女歸待男行之義也。禮始於謹夫婦。開雕求淑女。鵠巢御百兩。其必以大昏爲大親迎爲重乎。

采芣三章章四句

采芣士妻助祭公宮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芣芣蒿也。始生可爲蘊。沼池沚渚也。事祭事也。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曰澗。宮廟宮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髮也。即次也。士妻助祭於公之首飾。僮僮疎敬貌。夙夜卓夜也。謂昏時祭必向晨而豫度夙夜敬之至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歸祭畢而歸其家也。當祭而疎敬祭畢而舒遲。和敬合宜也。

士妻助祭能敬則士能正其家矣。故士射以此詩爲節。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大夫女教成於宗室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藻皆水草。蘋萍之大者。藻聚藻也。濱水厓。行潦流潦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鉶及釜。

筥圓竹器。湘烹也。有足曰鉶。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置也。宗。大宗大夫之祖廟也。室。廟中西夾室也。牖。室中之牖。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女。未嫁之稱。教成之祭。猶學士之舍菜。故止以季女尸之。采蘋藻奠之。牖下而已。

大夫女將嫁。必先教於宮室。教而有齊。則大夫能正其家矣。故大夫射以采蘋爲節。采蘋次采芣。先公室而後私家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南國喜見文王也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嘒嘒蟲食草聲。趯趯躍貌。大陸曰阜。君子謂文王也。忡忡憂貌。覯。遇降下也。言食草有蟲躍阜有螽喻殷政貪虐民不聊生也。未見而憂望之切也。既見而降慰所願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南山終南山也。蕨菜名。蕨也。惓惓猶忡忡也。說同悅。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夷○

薇似蕨而差大夷平也按蕨者厥也拳曲不獲伸遂之狀薇者
微也衰弱不能盛大之狀三物難生似之凡詩引薇蕨爲興者
皆勞苦告哀之辭也曰既見而又曰既覯者非特一見而已又
有遇合之感焉三章重言深幸之也

此詩當在采蘋後蓋錯簡也今改正鵲巢之三止言家道之
正以齊家爲治國之本也至草蟲而文王之化始被南國采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南國美召伯也召伯布政南國偁舍甘棠之下南

國之人思其德故愛其樹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蔽芾葉盛能陰物貌。甘棠杜梨也。白者棠赤者杜。剪翦枝葉也。伐伐條幹也。伯即伯仲叔季之伯。茇草舍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敗壞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愈深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

拜屈也。說同稅止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草蟲。其文王甘棠美召伯。主治者文王。而宣化者召伯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南國不善股政也。股王暴虐羣小用事讒慝多而獄訟繁。南國化於文王故不從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厭浥浸潤。意行露道上之露也。以夙夜之行。被厭浥之露。喻勤於服事而反被浸潤之譖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逮我獄。雖逮我獄。室家不足。

雀鳥之小而淫者。角能抵觸爭勝之具。喻小人之淫而善爭也。雀本無角而能穿屋。則無角如有角矣。女即指飛廉惡來之屬。無家非若伊巫諸族之世臣。傷德也。誰謂云者。要悖有權也。逮

我獄速於致獄能作威也室家不足如雀之浮則惟薄不修不能正家焉能服人乎醜之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鼠獸之小而貪者言牙猶以口舌傷人喻小人之貪而善讒也訟實是非也讒言多莫須有故速訟也不從心不服也

此著殷之暴亂天下所由叛故文王化行南國而三分有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南國美文王朝商有威儀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小羊也。皮可爲裘。禮表裏不入公門。必加朝服。朝服以白。裘與服稱。則羔裘亦白。素絲裘當臂見美之飾也。欲純故絲亦素也。純絲高出皮上之狀。五者命數之節。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及其入朝。皆同子男五命。厥於至尊也。退食。食禮畢而退也。商之賓諸侯。以食禮爲大也。自從也。公內三公也。王不親享。則委之三吏。委蛇。雍容也。不迫有威儀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皮無毛曰革。去毛以飾絲也。絨域也。飾絲如界域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縫兩皮合處也總聚也

行露惡股人之牙角羔羊美文王之妾妲諸侯雖欲不叛而歸周不能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殷其雷南國聞文王遭羑里之難而望其歸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雷聲寓紂之國號而言也雷喻紂之震怒也山南曰陽在山陽言其近也何何故也斯語辭違不順也違暇也振振仁厚貌君子指文王也言殷雷震近南山不知何事不順於其心也莫敢或違者非特文王服事之忠即南山諸國從周事殷者亦莫

敢或遑也。再言歸哉。底幾免難而歸望之切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或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息休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處居也。

傳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奇謂愛之。讀此詩。可謂愛之至矣。此文王免難之由也。而史云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不亦妄乎。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急取士以待賁也。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標有梅。其實七分。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擊取也。梅。實酢可和羹。求士取興。標梅。即古文尚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之意。庶眾也。迨。猶殆也。將也。吉。吉日也。擇吉以聘也。梅實取三留七。以喻求士擇吉敦聘不苟也。

標有梅。其實三分。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梅實取七留三。以喻求士即今旁招不敢緩也。

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堅。既也。盡也。謂之。與之語也。梅實頃筐盡取。以喻求士與語有一言可採。不敢遺也。

諸侯急於求士。天下無遺賢矣。此詩猶周南之采芣亦有周

極盛之治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媵妾安命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當作暉。微明也。日象君。月象嫡。故媵妾以星自喻。小光小也。三心五噉。喻嬪御之有班位也。宵征。夜行也。宵征在公。所以均寵百姓。先王之制也。寔。同實。命。天命也。不同者。不能同沐君恩。則嫡之專妬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參昴四方二宿名。衾。被也。裯。牀帳也。抱之以侍御也。猶。謀也。備

內官而不御叙是命不謀也

官人貴魚不敢當夕禮也不可云命不猶矣若嬪婦有位而不御能無怨乎此怨詩之始也而辭旨溫厚若不見有怨者然於此見禮教之隆先王之澤之深也其周室始衰內教始替乎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待年之勝怨嫡不與偕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水決復入爲汜以江有支流喻嫡有妾也之子謂嫡也能左右之曰以言始雖不我以其後當自知非禮而悔乎猶望之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渚小洲也與與俱歸也處安居不悔也繼疑之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沱江之別流不復合者故終以喻不過也過適之而與俱歸也嘯感口出聲以舒憤也終不我過故嘯也嘯而無益故仍歌以自達也

小星備賸而不御江汜待年而不歸則嫡之專妬甚矣三章皆以江起興蓋賸女近江章之子即謂昭后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刺士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麕。獐屬。茅。菅類。包。裹也。春者。天地交泰。萬物交感之時。故女亦有懷也。吉士。美士也。誘者。因其懷而引以不正也。因春有懷。雖不及淑女之貞靜。亦人情所不自已者。乃名爲吉士。而以不正引之。則壞禮義之防。棄廉恥之道矣。

林有樸檝。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檝。小木也。無角。麕有角。鹿純束。包之固也。如玉。言無瑕也。女之懷春。雖發乎情。猶止乎禮義也。夫麕鹿微物。愛之者猶不忍污。乃名爲吉士。既不自愛。而并不爲人地乎。深罪其誘之傷俗敗倫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尫也吠。

舒和緩也。脫脫善誘貌。醜之也。感動帨巾。尫犬也。末二句設爲女子拒之之辭。言無禮之人。犬猶知吠。乃名爲吉士。而曾犬之不若乎。深疾之也。

周衰禮廢。始自膠庠士之敢行無禮者。必有所恃。以無忌憚也。然風氣猶淳。人心猶正。故時人乍見而深惡之。形於歌詩。以爲譏刺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穠矣。傷東周之弱。諸侯無王。主迹遂熄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穠盛也。一作穠。唐棟移也。曷何肅敬。雖和也。姬周姓也。春秋莊
公元年十一年兩書王姬歸于齊。元年王姬齊襄公夫人也。十
一年王姬齊桓公夫人也。此詩所咏本歸襄公之王姬。譏創始
也。若聖人刪詩則又重在桓公。以襄公爲不足責而桓公則創
伯無王故也。禮諸侯親迎必百兩御之。況尚王姬之貴乎。曷不
肅雖王姬之車云者。言以王姬之貴曷不待侯氏之親迎而顧
如媵妾之賤止見車之佳乎。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李實可食。王姬本桓王之子。平王之曾孫而曰孫。統曾玄而下
皆孫也。齊侯之子者。襄公名諸兒。桓公名小白。皆僖公之子也。

不直曰齊侯而加之子者正名定分也。襄公雖僖公嫡子然未嘗誓爲世子。迨僖公卒終喪又未嘗以士服入覲受命爲侯。則齊侯之子而已。若桓公本僖公庶子因亂篡國尤爲非正。故襄公雖嫡而不可云世子。襄公桓公雖俱爲君而不可稱齊侯。尊王命也。平王之孫天孫之貴也。齊侯之子則賤之至矣。以至貴而賤乎至賤。則王室之卑甚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此又以釣喻而傷之也。緡綸也。言釣之以絲甚微者也。而今之絲直變而爲緡焉。曰伊異而怪之也。於何見之。以齊侯之子之賤而竟敢賤平王之孫之貴也。詩人不斥桓王而曰平王者東

周王迹之熄平王爲之也

汝墳作而西周亡何彼穠矣作而東周卑於列國王迹熄矣
故汝墳咏王室此詩咏王姬見二南之盛不可再而衛風之
後主風列焉與諸侯無異也此詩兩舉平王又以見西周之
亡東周之弱皆平王自取也王迹熄而伯業興故二南之詩
終於平王而春秋之作真詳於桓文也周南終於秦興繼周
者秦也召南終於齊伯創伯者齊也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
秋作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主時田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茁草壯盛也。葭蘆也。發發矢。豝北豕也。壹發不多殺也。五豝物阜也。此倒句。文言五豝雖衆而王者止以壹發。習時田之禮也。騶趣馬。虞虞人騶掌贊正王馬。虞掌萊所田之地。皆時田之有司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蓬蒿類。豕一歲曰豝。

此周室盛時田狩之詩。故王射以之爲節。王者時田以張皇六師而諸侯畏威而服。天下所由治也。周南殿以麟趾而于嗟傷人亡也。召南殿以騶虞而于嗟傷政熄也。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之三。召南雖化行南國而齊家爲本也。章蟲以下
君美文王。臣美召伯。殆所謂日闢國百里者乎。至小星
江汜興廢女之怨歌。野有死麕刺吉士之無禮而政教
始衰矣。然作俑者嫡先於妻。男先於女。則影之不端。由
於表之不正可知也。殆王姬下嫁有同賤賸而東周不
可爲矣。春秋能不作乎。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邑。本殷環都舊地名。北謂之邶。西謂之鄘。東謂
之衛。邶城今在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東。邶殿也。鄘墉也。衛

護也。猶漢三輔也。或云即沫邦。邦沫音同。亦水名。武王封康叔於衛。邶爲屬邑。鄘蓋亦爲屬。附庸三風之詩。本統於衛。而必加列邶鄘者。存前朝也。存前朝則知所自來矣。然則何以風不列宋。白宋雖有風。不可錄也。欲錄其詩之合於大義者。則且傷宋之衰。念商之舊也。故聖人寧於三百之外。別錄商頌五篇。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石碣憂國也。莊公夫人莊姜無子。以嫡子完爲己子。莊公惑於嬖妻。妻子州吁有寵。完雖爲世子而無威。故石碣憂之。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汎流貌。柏木爲舟。堅緻任載。汎其流者。無人操作。則隨流而汎。
茫無依薄也。耿耿。小明也。心有憂。則身雖卧而心常耿耿也。隱。
深幽不可見也。微。猶非也。敖。同遊。敖。遊亦以解憂也。水以載舟。
亦以覆舟。故古者喻君多言舟。以君道如涉險而多危也。此指
桓公而言。以柏爲舟。舟之美者也。然使之不安其位。則汎流之
舟矣。能無憂乎。木直曰隱。憂而婉其辭曰。如有者。暮弑之禍。不
忍逆億也。又曰。非無酒。以敖遊。則其憂無時或釋矣。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鑒。鏡也。茹。納也。兄弟同姓貴戚之臣。據。依憑。愬。告也。心雖非鏡而照。

物自明不可茹。猶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兄弟不可據。俱庸碌貪鄙。正知目前固位。不計將來大患也。往愬逢怒。則非特諫之不聽而已。彼謂莊公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棣棣有序貌。言尊卑各有定分。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也。不可轉。不可卷。言止知大義。不能依阿從亂也。不可選。言嫡庶自有定分。不可寵庶奪嫡。有所選擇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親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懷。悄悄憂貌。愠怒意。羣小附州行者。閔病也。辟拊心也。擗擊也。愠

于羣小植公見惡於州吁之黨也。觀閔受侮則州吁恃寵而驕
閔侮乎桓公也。寤辟有懷憂思之深不自知其沉痛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居諸猶言高明也。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衣既汚而未澣也。奮飛
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自天子之象月。諸侯之象是時。宗周既衰
而衛又將有篡弑之禍。故云胡迭而微也。思之切曰。思服憂之
切曰。如匪澣衣。皆以衣喻其不能去也。不能奮飛者。稽於國爲
責重老臣。義不可去也。

石碯純臣也。其於州吁篡弑之禍久已見微知著矣。但大權
既不屬而在位諸臣。又無一可據者。未能不極之隱憂也。卒

諫州吁而立晉可謂不負其志者哉抑繼二南首錄此詩重臣則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莊姜失位自傷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衣禮衣也古者男子禮衣皆禪象陽奇也婦人禮衣皆袂象陰偶也衣袂故有褻鞠衣色黃后夫人親桑之服綠則禮衣無是也以綠爲衣而黃爲裏則禮褻易用猶莊公愛妻而賤嫡也憂非怨失位也有後患無窮之慮焉已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上曰衣。下曰裳。裳雖有黃。而綠衣黃裳。則貴賤易位。妾專於嫡矣。亡。猶忘也。

綠兮綠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女。謂莊公也。治。滌染也。此探本而言也。綠本不可染。綠而欲治之。爲綠。則必至爲衣。而後已。猶妾本不可嬖之太甚。今莊公必欲縱而嬖之。則不至奪嫡不已也。俾。使訖。過也。思古人以期無過。亦聊以獨善其身。蒙國之惠。不能代爲謀矣。

綠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淒。寒意。綌。綌。遇風而寒。喻已失位之象。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

庶幾於心無不自得也

莊姜失位不怨而能以無訖自勵古人自獲可謂賢矣故禮必始於謹夫婦辨嫡妾此著州吁篡弑之由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莊姜送戴嬭也州吁既弑桓公桓公之母戴嬭遠大歸於陳莊姜送之而作是詩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鳥玄鳥也重言燕燕莊姜以喻己與戴嬭也飛分散之象差池分散也居常連翼飛則各張其羽而散以喻戴嬭之歸也之子指戴嬭也歸大歸也

燕燕于飛。頤之頤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頤仰頤俯。兩燕相憐。不忍遽分之狀。將送佇久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下上其音。亦兩燕相語之意。于南。陳在衛南也。

仲氏任之。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戴媽行也。以恩相信曰任。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此美戴媽之賢。而又述其留別之語也。思先君者。言身雖遭變。尚當以先君爲念也。

此存州吁篡弑之案。又以結上二篇。起下二篇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右階怨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乃如之人兮。州吁也。逝語辭古處。以古道相處也。篡弑之賊而
止云不古處者。難於質言也。定。定君位也。厚嘗問定君於階。故
曰胡能有定。以日月喻君之臨下。如州吁之不古處。而欲定爲
君。豈其人乎。去寧不者。猶冀其我顧而去州吁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冒。覆也。不相好。拂人性非人情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出自東方猶帶出手震也以喻人君必自世子即位未有
篡弑之賊可爲君者也。已所行曰德。人所稱曰音。無良言篡弑
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言篡弑之人豈能定位而竟以父爲可
忘而不念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畜養卒終也。怨厚之至無可歸咎而歎父母養我不終也。述者
所以終前人之事也。故父尚作而子尚述報之以不述是必助
亂賊而不可回者也。深怨之也。

此詩雖怨厚而懇切訓導猶有冀其去州吁而改過遷善之
意。蓋父子天性或庶幾其道於罪而可免於死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石磻惡厚而猶思之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攲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風也暴疾。攲浪。蕩。悵。傷也。終日如風之狂。絕無畏忌也。顧我則笑者。父亦可侮也。如是而爲己子。能不中心悼乎。詳舉厚之惡德。而不及助逆。不可言也。言風言暴在其中矣。終風且暴。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南土蒙霜也。亦喻昏暴之狀。惠然肯來者。一隙暫明。有時來見也。然來者其偶而我既莫往。彼亦莫來者。其常故。又不能不思之。非止爲不來而思。正思其莫來之風。霾更不知何如也。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曠日爲重雲所蔽而晝昏也不日有曠猶言無日不曠也皆以喻昏亂之極願猶原也再也嚏噴鼻也人氣感傷閉鬱又襲風邪之所爲也寤言之則不能寐再言之則至於嚏憂傷之甚也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陰而曠曠昏黑之重陰也雷而虺虺暴毒之震雷也喻厚惡日深而甚也懷憂思也

終風作而石厚誅罪在不赦也所以美石碯之大義滅親而尤嚴鋤亂賊之羽翼也故惡州吁無詩而惡石厚有詩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怨久役也

擊鼓其鐃。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鏜。擊鼓聲。踊。小躍。大用兵之狀。兵。戈戟之屬。土。土功。國。國中。也。漕。邑。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南。行。平陳宋也。擊鼓者。集從行之人。也用兵者。飭啟行之具也。或土國或城漕。人各有役也。獨南行。尤行役之遠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氏仲。行子仲。即林父等之祖。時行人也。平成也。合二國之好也。陳宋皆衛與國。以猶與也。禮卿行旅從子仲。以國卿合二國之好。而其旅從行久不得歸。益合好尚無成說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居不歸也。處久居也。合好無成說而久留人國故主人亦厭而待客禮疎至於喪馬也。野外謂之林。言馬逸之遠也。蓋牧圉俱以久役怠於其事而主國之有司亦不爲詔相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闊勞苦也。子指其家而言成說猶成言也。言夙有成言雖有死生契闊而不相棄也。偕同也。以下二章皆久役思家之怨辭也。此追叙在家之言。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同伸言。今者契闊如此。幾不得活前

約之信恐不能伸也

行役日久使事無成而令徒旅興嘆則國事可知矣春秋之初主迹已熄伯業未興強侯各擅糾合盟會蹟而使令煩故詩人之怨有如此者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孝子自責也時有七子之母猶欲不安其室而七子卒能自責以安母焉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稚弱者也劬勞病苦也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己幼時而言母生

眾子甚劬勞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聖。蔽令善也。棘可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以喻己之無善也。母本聖善而已。不令。深自責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今衛輝府。潘縣。泉出於地。猶能涵益於地。乃母生七子。而猶使母勞苦。乎責己事母不如泉也。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睨睨。目圍好貌。慰安也。彼有目之黃鳥。猶能成百轉之好音。乃七子成人。而莫能慰母。則亦必無令聞。曾鳥之不若矣。此乃自

責之至而又以幾諫也。蓋爲母者即欲不安其室亦不忍子無令聞也。天性切至之言誠無不格矣。

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蠱者惑也。貞者正言之也。蓋母之有蠱一時情欲之惑非可正言之也。若七子之自責以安母可謂能幹母蠱而得中道者歟。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士躁進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野雞泄泄力盡而羽弛垂也。懷憂思也。詒遺也。伊指雉爲喻也。阻者不能前進之苦也。雉性耿介。雄者羽尤文采。故士取爲

擊比其德也。然雄飛遠不過三丈，高不過一丈，即不能再飛，故以詒阻憂之喻。士好奔競，速進必有顛蹶之虞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君子有德之稱，雄雖能鳴，然亦不以音見長也。今乃飛而下上其音，喻士不務實學而惟獵取虛譽以干進也。下而友朋上而君相皆聞其名，展君子矣。然盛名難副而過情之聞亦人所恥，故曰實勞我心，深爲之憂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日月喻君也。悠悠我思，代爲思得君也。來至也。獵名躁進則倒行逆施，其道愈遠，終不能至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時士習大壞。故呼百爾君子。以取戒之。得於心曰德行。於事曰行。懷害求食。臧善也。凡干祿躁進。未有不忮求者。然忮求之用。終不能臧。故又言其不知德行。而終爲之忠告也。不忮不求。即德行也。

士爲四民之首。凡以興仁講讓。國之所興立也。士習壞。則先王之禮教廢。而國有亂本矣。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士急于祿。不度時勢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甘曰飴。苦曰匏。皆瓜屬。匏苦故葉亦苦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屬危也。揭高褰其衣也。匏苦不可食。濟深不易涉。喻士當力學。庶爲甘飴。不至繫而不食。又濟有深處。亦當量力而涉也。夫濟深非必不可濟。但徒涉有濡首之屬。不可不謀其具也。若淺者乃可揭衣而過耳。苟視深如淺。鮮不沒焉。

有淵濟盈。有爲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淵水滿貌。爲雉。雉聲濡沒也。軌車轍也。雉鳴求其牡者。牡文從牛。謂獸之大者。濡軌有憤沒之患。求牡則非類不應。皆勢必不行之事也。若濟盈而冀不濡軌。以必於濟。雉鳴而必求乎牡。以望其應。則亦不自量之至矣。濟盈喻行險傲倖。求牡

喻援上不答也。

雖雖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雖雖聲之和也。鴈陽鳥也。旭日初出也。歸親迎以歸也。泮解也。此即士之取妻爲喻也。昏禮士與鴈以昏。旭日始旦非其時也。且歸妻即不可過時而早之至者亦必迨冰未泮。若自夏以後皆非取女之時矣。上章喻不度勢。此章喻不審時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招招號名貌。舟子舟人濟渡者也。卬我須待也。此又以濟涉喻也。言濟既有舟。又有舟子相招。非無人共渡而徒涉可比。故人皆往涉而我猶不敢也。所以否者必得同志之友與之共濟詳

慎之至而後庶幾利涉也。然則挾持無具。孤獨以往。而又違時犯難。其能有濟乎。

魯衛之士。他國所不能及。而猶有雄雉飽葉之譏。則在上者於教術可不慎歟。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遂臣怨也。君不可怨。故託爲棄婦之辭。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習習重沓相因也。谷風。谷中之風。寒風也。寒風沓至。陰雨相乘。喻艱困時也。龜勉。竭力也。言艱困之時。既竭力一心以相濟。則

今不宜有怒矣。薪蔓菁也。非薪類。下體根也。薪非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不可食。采之者不可以根之惡而全棄之。猶人不可以一眚而掩大德也。末二句即同患難約誓之言。莫違猶莫逆。同死猶偕老也。迷昔言以見今之不然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遲遲足不進也。心有違者不忍遽舍而去也。畿疆也。禮人臣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今送者不遠是不先於所往也。且及疆即止。是并不導之出疆也。故再言伊邇以異之言無恩禮也。荼苦菜薺甘菜。以荼苦爲甘。喻已去國之苦。

更甚於茶也。宴樂也。新昏喻用事之臣。如兄弟親任之至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
躬不閱。遑恤我後。

涇水出今甘肅平涼府鎮原縣開頭山。渭水出今甘肅蘭州府
渭源縣烏鼠山。涇水本清。至陝西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自
入渭而始濁。是濁在渭而涇原本未濁也。湜湜清貌。沚水渚也。故
但觀其沚而涇之本清可知矣。屑潔以與也。宴新昏。新臣用事
也。不屑以。故見逐也。是不辨清濁之原委也。逝往也。梁壩石障
水以通魚者。發起也。笱竹器以承梁空而取魚者。梁笱喻已在
國施設之政治。毋逝毋發。喻其有益於國。不可輕改也。閱歷也。

終言我身既不能親歷其事。又何暇憂及身後乎。蓋此身雖去。而戀戀故君情不自己。且又傷其無益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方並木爲舟也。行水曰泳。浮水曰游。有已得者。無未得者。有喪喻急難也。匍匐手足並行竭蹶之狀。此章極陳昔日致身事君。無不盡心竭力。以起下章也。

不我能償。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予毒。

償養也。阻隔絕也。售賣物出手也。承上章言。今乃不僅不我養。

而反以我爲讎。蓋我前日之德既已隔絕。故我亦如賈之不見售也。有惡生之於恐懼也。有鞠生之於鞠窮也。及爾顛覆。同患難也。又言昔者患難相共。其得以生育者。皆我之力。何今既得生育而視予如毒乎。既云爲讎。又云比毒。極言見惡之甚。勢不能容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漬。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擊。

旨美也。蓄積聚也。旨蓄。喻家稍之屬。御冬。猶言爲退老子孫之計。窮被逐而無家也。屢言宴爾新昏。深怨任事之臣主謀逐之也。洗漬。俱動色惡惡之狀。肄習也。言洗漬既時。時詒我。我雖欲

不去而不能也。堅既也。盡也。無所不用其極也。言獨不一念昔者而竟於我情誼之薄。無不備極乎。猶冀君之悔悟而賜環也。此蓋宣公爲亡公子時。同患難之臣。藉其力以歸國。既即位。間於執政而被放者。故其辭直而憤然。怨懟亦太甚矣。聖人錄之。蓋以其眷慕舊君。情不能已於怨。非悻悻者可比也。故曰詩可以怨。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寓公之臣閔君也。黎侯失國。寓衛。其臣閔君之日微。故勸使歸也。今山西潞安府西南有黎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

式發語辭微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不歸徒有沾濡之辱而無人庇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君臣一體故曰微君之故非怨君也

寓公而至中露泥中則主國館客之禮廢非特不能救患分災也衛政之荒可知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也黎侯失國寓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故黎人責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旄丘丘名。誕闊也。叔伯謂衛臣也。不斥君而言叔伯。猶蓋臣僕夫之謂多日。言其久也。鄭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蓋以喻衛之緩於救患。爲失其職也。故以何誕節起。何多日。皆怪而疑之之辭。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以他國之師也。何其處之安。殆必俟與國耳。何其處之久。殆必連數國之師耳。皆代爲原緩救之故。孤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蒙戎亂貌。言敵也。與同。同與國也。言客久裘敝。非我不東至衛。

而來告也何叔伯至今尚無與同而見教乎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褒如充耳

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子黎侯之子也蓋是時黎侯已卒而其子尚寓衛也褒如盛服貌充耳瑱也言黎之君臣如此式微待救而衛之叔伯方且盛服充耳若無事者然又以充耳喻塞聽人雖告急而不聞也夫至褒如充耳則望救之心亦絕矣

衛爲北州大侯同方之國救患分災固其職也然以宣公之荒淫方自治之不暇焉能恤人錄式微旄丘見衛既不能修方伯之職亦將自及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簡兮。賢人自朝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略也。再言簡者。脫略之至也。於事無所拘礙。雖伶人亦可榮不恭之極致也。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中。將舞時也。前階前也。上高也。上處。近庭之處。將舞時所立之位也。碩人。侯侯。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碩大也。侯侯。大貌。康堂下當階中地也。轡。韁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兼言射御角力才無不備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籥如笛三孔。執之以吹。亦以舞也。翟。雉羽。與籥皆文舞也。赫亦

貌渾厚清也。赭赤色酒客也。公言錫爵卽儀禮燕飲獻工之禮也。此詳言舞事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似栗而小。可供蓬實。下濕曰隰。苓卷耳也。美人謂文王也。山隰有榛苓。言天下未嘗無材也。故思文王惟文王能興多士也。然而美人已往。徒使人仰慕乎西方耳。此章始寓不得志之意。而猶託之西方美人。情彌厚而旨彌深矣。

賢人隱於賤官而上不能舉。則在上者非蔽賢竊位。卽無知人之明者也。衛之日衰也宜哉。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衛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衛，欲歸而

義不可，故作是詩。

泌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泌深藏難出，貌泉水出。今衛輝府輝縣蘇門山，俗名百門泉，又名捌刀泉，世直名為衛源矣。淇水出彰德府林縣浮山，至濬縣與泉水合。水上出曰泉，凡地中之泉多靜深而不外流，猶女子居內無外事也。然衛之泉水尚流于淇，則女子雖當守不出之義，亦何妨至衛乎？變，好貌。諸姬，即下文姑姊也。聊，且也。謀，謀所懷也。

出宿于瀝，飲饒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沛水出河南潁源縣王屋山。禰禰廟也。女子之嫁由於禰廟。一宿曰宿餞。祖道送行之禮也。謂我姪者。吾謂之姑。女兄曰姊。此言始嫁之時。出宿於沛。則飲餞於禰矣。但女子之有行。惟有嫁時。逮父母兄弟而已。未聞可以更歸也。今試問諸姑姊。尚有可歸之禮乎。時已無父母。故無歸寧禮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膏。還車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

干。水厓也。言。婦人嘉會言語之所在。房中即相內也。脂。以膏塗車也。膏。車軸也。以車加膏而行也。還。旋邁。往邁。還臻。至也。瑕。玉之病也。不瑕。猶言不爲病也。此又言今者欲歸。則當出宿于干。且先飲餞于言。乘膏車設車遠車而往。逮至於衛。於事亦不爲。

病而豈有害於禮乎。自商而自疑之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泉同出異歸。曰肥猶女子始本衛人而獨歸他國也。該指肥泉也不能同歸。故永歎也。然雖不能歸而思衛之心終不能已。故既思須又思漕。皆衛地也。或者駕車出遊以寫憂乎。言即不可歸衛。豈并不可出遊亦寓言也。寫散也。

衛女思歸不得。錄以重男女之別。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賢臣艱困不自得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

北門背陽日光所不到。喻君恩所不及也。殷殷憂甚也。終長也。寔以多人居狹陋局促不能安也。且更貧窮艱難也。泛言莫知不可斥君也。諉之於天。無可歸咎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譴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適之也。政事國事也。一猶皆也。埤附續責也。言王事國事皆委於我。勞苦甚矣。而寔貧之至。室人又怨。則內外交困。所謂艱也。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專也。獨也。遺貽摧挫也。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君之使臣。豈可徒責以事。而不知其艱乎。然北門不懟其君而歸之於天。亦可謂善怨者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國將亂而賢人避去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寒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皆以喻政令慘急。爲國將危亡之兆。惠愛行去也。言有惠而好我者。惟攜手同去耳。攜手喻行之當速。而不及持他物也。虛無賢人也。邪無正人也。亟急只近也。且語辭。國而虛邪。則禍迫矣。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喑疾也。霏雪分散也。歸上去不返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赤我服色。黑祭服色。狐邪獸爲惡鳥。以喻當國用事皆邪惡之人也。車有爵位者。雖有祿位亦不可戀而不去也。

亂邦不可居而去之尤不可不速。讀此詩者可以見幾而固。有國者之龜鑑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思隱士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靜女幽閒之女不求嫁者以況隱士志不求仕也姝美也城隅
隱僻之處隱士在城之居也愛慕也不見訪而不過也搔首踟
躕不自得也

靜女其嬈。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管筆彊也煒赤貌女即指管言以管喻靜女也管言其材煒言
文采外見也蓋言士雖不仕而材藝威儀無不備具故說懌之
也

自牧歸黃。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牧外野也隱士在野之居也歸亦貽也黃茅始生者素順潔白
故云美且異也女即指黃言上章以管喻材藝威儀此章以黃

喻性情德行而又以非黃之美歸美於人愛慕之無已也

愛慕隱主而無招隱之辭豈亦以世亂當隱而有偕隱之志乎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宣公也宣公爲子伋娶於齊至於河上遂自娶之國人爲作是詩

新臺有泚河水瀟瀟○燕婉之求○蓬蔦不鮮○

新臺新築之臺也泚臨水貌瀟瀟水滿貌燕安婉順也蓬蔦粗竹席也編以爲圉其狀擁腫遂又爲人醜疾之號鮮美也新臺河水指昏娶之地燕婉之求以昏禮本嘉禮也若宣公之娶宣

姜是何異於蓬蔕矣

新臺有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蓬蔕不殄。

酒映水清潔貌。浼浼水平貌。殄古腆字。善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鴻大鴈。離麗也。魚潛在水。喻伋爲子。鴻飛在天。喻宣公爲君父也。戚施如蟾蜍。亦醜物也。

昏禮廢而亂亡隨之。故春秋譏不親迎。此詩尤足證也。傳云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爲之娶於齊。而美遂自娶之。生壽及朔。夷姜繼夷姜。事有論并附。二姜之事。宋洪容齋隨筆已辨其誣。顧震滄作春秋大事表。盡末之見也。顧之核年月較

事理視洪似詳而其闕左氏所見略同蓋古禮久湮自左氏已不能循其原委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二子能闢其妄是已而究未晰其所以致妄之故夫禮始於謹夫婦故娶妻必親迎所以別異於奔妾也而士大夫之制雖束修之間不出竟則昏亦不敢越竟矣文王親迎於渭莘國在渭之涘也間闕車之輦兮患變季女逝兮即天子大昏之禮間闕而逝者也雖然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是以昏禮天子必殷國諸侯必朝會於天子大夫亦有因聘使而越竟以娶者凡以重禮厚別謹嫡庶也公羊傳言宋三世內娶非譏宋公三世不行越國親迎之禮降尊失體儕

於大夫士乎若乃始爲大夫昏不越竟繼爲諸侯則又娶於
隣國不嫌再娶者夫子諸侯與大夫名位懸殊禮亦異數而
后夫人之下原有世婦之班凡所以奉天地社稷宗廟者固
不得不別求內助以崇重其儀也夫宣公衛之庶孽也獻公
卽爲武公世子而世子原無昏禮止與士等則夷姜齊姜本
皆爲公子時娶於國內者也及爲諸侯而宣公又娶於齊獻
公又娶於賈始以夫人禮此古禮所固然左氏既不詳其禮
又不考其事而漫爲惡名以加之果足傳信也哉孔子曰蓋
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之謂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傷伋壽也。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慝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殺伋。先侍於隘。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遂以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之。中心養養。

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同影。中心。心中也。養養。憂不定貌。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逝。往也。不瑕。有害者言。果不爲病乎。恐其有害也。

宣公之惡。至於殺子。不顧則忍心極。而天性亡矣。是故邶風終於二子乘舟。以爲衛雖亡於懿公。而其所以致亡之由。實宣公爲之禍階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聖人於二南之後。首錄衛詩。而先之以邶。何也。蓋邶者。北也。背也。於地爲幽暗。於時爲閉塞。東遷以後。春秋之世。王道不行。夫理將泯之會。非獨一衛然也。故當其時。君不君。父不父。夫不夫。三綱數紊。幸而爲臣爲子。爲妻者。藉先王之餘澤。或能幹蠱自靖。稍爲維持於其際。然本實先撥。迨皆不至。敗亡漸滅不已者也。今觀邶詩十

有九篇不爲不多類皆幽憂抑鬱無一優柔和平能自適其性情之正者此後人所以有變風之說歟

鄘一之四

鄘城今在衛輝府新鄉縣西蓋商都之西邑也至周而地名猶仍其舊故聖人即借之以取義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世子妻自誓也世子死而妻守義母家欲奪而嫁之故作此以自誓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汎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

中河河中也。髡髮垂貌。兩髦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謂世子也。儀匹之至。矢誓諒信也。末二句誓辭也。呼母而告之言。母之至尊如天。而其親又如天之處。高下濟不違咫尺也。況從一而終。人倫所係。獨不諒人性相近。有不可離者乎。言柏舟者。世子雖未爲君。而亦君道所繫。刑于之化。人所仰望。不可苟也。況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亦匹也。慝邪也。

邶風首此重妻道也。題名與邶風首篇同。其義同也。一爲純臣。一爲節婦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疾亂行也。宣公卒。惠公之庶兄頑烝於宣姜園。
人疾而刺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有刺人之惡。而又不可埽。則惡甚矣。中冓。謂牀第之
私道。言醜惡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長則不能盡。不如不言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公子頑烝於宣姜於是禮義廢恥掃地淨室而衛不可以國
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刺宣姜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
如之何。

君子謂宣公也。偕老者婦人從一而終之義。在夫人尤不可苟
也。副附也。笄。衡笄也。珈以玉加於首。所以副笄也。副笄六珈。侯
伯夫人助祭於王之首飾至貴之服。即象服也。委委佗佗。雍容
自得之貌。如山安重。如河寬廣也。象法宜稱也。言容止之美與

副加之服固相稱也。手指宣姜也不淑有淫行也。云如之何失
偕老之義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髦也。玉之瑱也。象之栴也。揚
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其指宣姜也。翟闕翟也。侯伯夫人助祭於王之服亦
貴服也。鬢黑也。如雲多而美也。髦髮髦也。人髮少則以髦益之
既多且美則不屑髦也。瑱塞耳也。象象齒也。栴所以摘髮也。揚
眉上廣也。且語辭皙白也。胡然天帝統言服飾容貌之美見者
驚猶鬼神也。

璫兮璫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繡是紕祲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璫亦鮮盛貌。展展衣。禮服也。蒙覆也。綳綳。綳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綳。綳。去熱之名。以展衣裳。綳綳。爲去熱之服。而禮見賓客也。清視清明也。頤頤。頤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言人誠如此。國邦之媛。而無如不淑。失偕老之義也。

此詩專刺宣姜重君母君夫人之責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刺宣姜不淑。延於娣姪。廢御。無不相習成風也。故爲思之者之言。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蒙女蘿兔絲沫即邶也。鄉近郊也。孟長也。孟姜疑即指宣姜。

或其娣姪也。期約也。桑中公桑處也。要猶迎也。上官別宮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麥穀名。弋夏后氏之後。

爰采新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庸即鄘也。

淫風流行至桑中而已。極然非有作俑者。曷以至是。盡言流。

弊有必如此者耳

鵠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鵠之奔奔。刺公子頑烝君母也。爲惠公之吉。

鵠之奔奔。鵠之強強。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鵠鵠也。奔奔。強強。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言頑與宣姜非耦。淫亂。鵠鵠不如也。

鵠之強強。鵠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自牆有茨。至此。歷刺宣姜之淫亂。而其言之事。未有如此之切。且直者。盡深惡痛絕。勢不能爲之諱也。由是而國隨以亡。

人道盡而天理滅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文公也。文公賴齊桓公之力。既城楚丘國。亡復存。而能勤於政治。故詩人美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宿名營室也。方中。昏而正中。斗柄建寅。營作之時也。楚丘。中宮室之外垣也。揆度也。日。日景也。樹八尺之臬。度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度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室。宮中之室也。榛栗之實。可供遵養椅桐梓漆皆材中琴瑟。爰伐琴瑟者。莫日可取。

爲琴瑟也。無言所樹亦必皆可用之材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
焉允臧。

虛故城也。堂楚丘之旁。邑景測景以正方面也。京高丘也。桑桑
田觀之以察土宜也。升而望望而景景而觀觀而卜建國之法
無不周也。此章本其始而言以見建國之詳慎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昧
北三千。

靈喜零下也。倌人主駕車者。星見星也。說舍也。時雨既降。農桑
務作。文公即命倌人早駕舍桑田而勞勸之。見公之勤於政本。

也。直猶但也。人謂民也。言非但勤民而已。蓋公之操心實深。即考牧而駉牝。且有三千也。馬七尺以上爲駉。凡馬特居四之一。牝有三千。則千乘具矣。此頌禱之辭。謂文公勤儉必能致之也。文公於國亡之後。勤儉中興。實爲春秋時衛之賢主。然自是役屬齊晉。降同小侯。雖時勢使然。抑亦無康叔武公之德故也。以此詩與淇奥合觀。而聖人之情見矣。

蝦蟇三章章四句

蝦蟇刺衛女既嫁他國。非有歸寧而屢歸也。

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蝦蟇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淫氣之所成也。在東者。暮虹也。此女

子非有淫行也。然既嫁於禮不可歸而屢歸則雖無淫行而行固不以正。寒蟬在上喻其貴也。蓋本無淫行則人亦莫敢指摘其非而豈知於禮則女子有行已遠父母兄弟不可再歸乎。朝隣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隣升也。西西山也。崇終也。雲氣朝升於西山則不終朝而雨也。上言在東此言隣西惡其或暮或朝來之勤也。崇朝其雨喻其來必有所事也。再言遠兄弟父母極譏歸之非禮也。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乃如之人賤而惡之也。懷昏姻如魯杞伯姬來求婦蕩伯姬來逆婦之類。此屢歸之故也。不知婦人而與國故亦大不足信也。

非特不足信抑亦不知命也。如杞伯姬之朝夕於魯以求庇其國。而魯之伐入於杞。彌甚。則昏姻真不足恃。而伯姬之不知命亦甚矣。

婦人無外事。子歸之後。無可妄行。蠱竦所以嚴陰教之防。不待至牆茨桑中而後謂之不淑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儀威儀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此詩之刺嫌於虐且俚矣三百篇所僅有也雖不可定所刺之何人然疑即爲文公而發夫文公以亡國之餘勤儉興創不可謂非衛之賢君也然過爲纖嗇刻覈而不循乎禮先公之澤斬焉但觀其立國之初賴齊之力與邢同建而其後即伐齊滅邢止求一時之利而絕無理義之心則其所以爲國者亦槩可知矣此其所由卒不能復康叔武公之舊也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干旄美文公下賢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紃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特出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郊
鄉外也。紃。猶縫也。四之。兩服兩駟四馬之車也。姝。美也。子。男子
之美稱。謂賢者也。畀。與也。言文公出郊禮賢。儀從嚴整。而賢者
亦必有以答之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旄。車前啟行爲隼之旗也。屬附庸曰都。組織。維之也。五之。良馬
駕五馬者。見賓之象路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析羽爲旄。旂。車所建亦干首之設也。城。國城也。祝。向屬繫之也。

六之駕六馬之金路。光路車之大者。惟同姓得賜。大祭所乘也。
衛之賢者。或在郊。或在都。或在城。而文公禮之之勤。不懈於屢
出盛儀。如賓祭。所以尊賢也。

國之興也。必先以求賢爲急。讀此詩而知與簡兮北門之氣
象大不侔矣。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載馳。許穆公夫人作也。夫人宣姜之女。閔衛之亡。傷許
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而義又不可。故作是詩。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馳驅欲行之疾也。弔失國曰唁。衛侯謂文公也。悠悠道遠也。言

至於漕莫至漕之速也大夫許大夫也單行曰跋水行曰涉言欲歸唁衛侯而許大夫必至跋涉而來追故心以爲憂耳。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嘉善旋回反歸也臧善謀也不遠遠也言大夫既不以我歸爲善則我誠不能歸矣然視爾所謀之不善則我之所思不較遠乎濟渡水處不閔閔也深也言深於爾所謀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阿丘曲丘也蟲貝母也主治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行道尤過穉幼狂妄也。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芄芄。麥盛貌。述時物也。控告也。因。如左傳。因。魏莊子之因。極。率之往也。所思。不如我。即上章所云。遠且閔也。

此詩之作。本在定之方中之前。取以殿鄘風者。衛自敗亡之後。文公雖獲中興。而終夷於小侯。不能復武公之舊。則其去亡者亦僅矣。爲國者所以必兢兢業業。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

鄘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鄘風十篇前五篇誌衛亡國之由。首以柏舟立內則而

歎牆茨以下四詩之淫亂以致亡也。後五篇誌文公再造之迹。而干旄以前四詩。兩美兩刺。以見文公治國有善有不善。不能率由前烈也。殿以載馳。則傷衛之亡。終淪於弱。亦猶西周失而東周夷於列國也。故衛風之首不能不慨想於武公云。

衛一之五

衛城今在衛輝府東北。二南之後。繼以邶鄘衛。言王者宅中致治。而南北東西四方向風。此國之所以有風也。迨其衰也。主迹熄而風不行。風不行而詩亦廢。今觀列國所存之詩。大都春秋衰世之音。不盡先王之舊矣。此聖人之刪

詩所以興春秋相表裏乎衛水攷附 衛之立名始於禹

貢至周初因水建國而康叔封焉非有二也但水爲動物

經行莫定而古之都邑遷徙亦且無常其無可考者當闕

疑則有可稽者乃能徵信也漢志衛水出常山郡靈壽縣

東北東入滹沱今別名雷溝河出直隸正定府靈壽縣良

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與漢志同其自滹沱入大陸

澤滹沱唐諸水爲巨浸又東北流爲新漳河至天津入海

亦於禹迹猶未大異惟因河徙不入河耳禹貢云恒衛旣

從文義與雍州漆沮同則所云旣從當承上衛漳言謂二

水分流入漳因從漳入河也至康叔始封國名固當因其

都所近之水則必在今正定之靈壽無疑。但春秋以前事多無攷。自入春秋而衛都之屢遷乃一一可數耳。後人以衛爲殷之舊都而禹貢之衛水遂混入淇。濬諸縣之地且直以淇泉諸水當之則誤矣。殷之王圻千里爲今河北諸府分屬直隸山東河南其地甚大。康叔所封何能盡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淇奥美武公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奥隈也。猗猗初生美盛貌。匪同斐文。采著見也。君子指武公也。

治骨肉者既切以刀鋸復磋以鑢錫治玉石者既琢以鉋鑿復磨以沙石喻進德修業之無已也瑟嚴審備武毅赫嘽宣著盛大也謏忘也瑟間赫嘽皆形其德容之美即所謂匪也故不可謏此章因竹之始生喻德之日進以用功言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謏

青青色深茂盛貌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璫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石設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此章因竹之浸長喻德之充盛以威儀言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

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箚猶積也竹之至盛密比如積也金錫喻鍛鍊之精純圭璧喻
琢礪之寶貴寬綽優裕也倚同倚依也重較卿士之車較兩轎
上出軾者謂車兩旁也言德之寬裕如在車中而倚重較也善
戲謔不爲虐又能樂易而有節也此章以竹之至盛喻德之大
成而詔動容無不中禮也

衛風首淇奧傷衛之衰弱而追企武公之盛德也蓋使衛之
君復有如武公則衛未嘗不可爲惜乎其無嗣音也而史氏
乃云武公暴弑不厚誣乎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樂賢人獨樂也

考樂在洞。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學也。樂樂器也。碩人賢人。借以自喻也。言山澗雖狹而碩人考樂於此。未嘗不寬也。方且獨寐其中。寤言其中。長誓弗忘其中之樂也。

考樂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曲陵曰阿。邁過也。單次常經之地。合曲曰歌。過踰也。

考樂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高平曰陸。軸中處也。宿止息也。弗告不以此樂告人也。

天下未嘗無賢也。但處非其時。過非其人。則寧終老不出耳。

考蔡之碩人其有伊呂伯仲之思乎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賤妾而使莊姜失位故詩人極言其族屬之貴容貌之美從賸之富以刺莊公之惑爲不可解也

碩人其碩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碩人指莊姜也碩長貌錦文衣也裝褱也衣錦加褱不欲文之著也子者嫡夫人所生儀禮所謂女子子也妻嫡夫人也言衛侯之妻正名分也雖失位而非賤妾所能奪也東宮對西而言

君居西宮。世子居東宮。故以目世子也。邢國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譚國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有譚城。侯舉其將。公則在國。臣子尊君之稱也。譚本子爵。言公以見亦國君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歷舉姻戚。極言無一不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柔荑。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則滑膩而白也。螭。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螭首。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情好口輔也。

盼自黑白分也。此章極言容貌之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第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四馬皆牡也。騶壯貌。幘鑣翟第也。馬銜外鐵曰鑣。一名扇汗。人君以朱纁飾也。鑣盛貌。翟翟車也。第蔽也。夫人之車以翟羽設爲蔽也。此言莊姜來歸之始。車馬之盛如此。國人咸樂以爲小君故。謂諸大夫朝於君宜早還。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罝濊濊。鱉鮪發發。葭揭揭。底姜孽孽。底士有暵。

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眾魚呿也濊
濊呿入水聲也鱣黃魚也鮪似鱣而小一名鮪發發盛也蔡亂
也一名發揭揭長也庶孽姊姪也孽孽盛飾也庶士謂滕臣竭
武貌此章言齊地廣饒而莊姜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也
錄碩人溯禍始也衛以武公之睿聖爲之君而其後至國亡
而不可復振者由於莊公寵妾匹嫡積不善以至篡弑淫亂
之故也故曰治亂之機本於衽席有國者可不鑒歟

氓六章章十句

氓奔女爲人所棄而自艾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

我愆期于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氓本無田里之民。此因被棄而鄙之。以寓怨之之意。蚩蚩無知貌。布泉也。即錢也。貿易即就也。謀謀令奔也。漢志頓丘縣屬東郡。今在濟縣境。愆過將請也。送之而不即行者。故難其事。以窺其意也。又與之期者。溺於欲。以幾其必來。則後亦或免見棄之虞也。

乘彼境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乘升境。毀垣牆也。復關。氓之所居。不欲顯其人。故託其地。以稱之。泣涕望之。切而憂其爽約也。笑言喜之至而幸得所天也。龜

曰卜者曰筮體卦兆之體也。咎凶言占賄財速徙也。此叙及期奔從之事。言雖心切於奔而亦未嘗不詳慎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沃若潤澤貌。喻己之年少色麗也。鳩。鵲也。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醉。喻人從欲則昏也。耽。樂也。說。解說也。與士耽。昏於欲也。不可說者。昏於欲而不以禮交。則一失其身。畢生無以自贖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極言之。以自悔而戒人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墮落也以桑葉之黃墮喻己之色衰見棄也徂往也三歲食貧者言已雖非聘而奔然食貧三歲則艱苦備嘗亦不宜見棄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婦人車飾一名童容漸車渡淇被棄而歸也棄差極至也食貧不怨不棄也無故見棄貳行也罔極二三怨之之辭言其德之不可測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室勞者家事無不盡勞也靡有朝者無日不然也旣遂者勤勞治家生理有成也暴被棄也咥突貌悼痛也躬自悼者其始誤於一奔則後雖被棄而無可怨也惟有自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怨見棄也。泮坡也。猶畔也。淇有岸。隰有泮。言物各有閑。不可踰也。總角幼時。未笄束髮爲角也。宴安樂也。言總角之時。止知奔爲安樂。是從欲而忘其泮岸也。晏晚旦阜也。言笑信誓。卽總角之宴也。晏晏旦旦。宴之時也。方其宴時。固不思其反也。然而反矣。至於反而後悔。其不思嗟何及哉。亦已而已矣。深自悔恨也。先王制禮。奔者不禁。順人情也。然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固賤者之事。知禮淑慎者不爲也。夫娶妻有故。尚可使去。則奔妾無故。見出。豈足怪哉。此詩雖怨。士之二三。而一則曰不可。

說再則曰有津岸則責人薄而自艾深始雖輕身可賤而終知悔恨尚非沉溺不悟比也朱子引柳子厚之言曰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則所以垂鑑後來者聖人豈僅取奔女之悔過已哉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衛女既嫁思其不同行之女兄弟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竹竿淇產也爾指竿以喻其人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泉源即邶之泉水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鮮白色。笑見齒貌。儺行有度也。笑瑳容止可觀也。佩儺威儀有度也。此指所思之人也。

淇水漉漉。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漉漉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檜也。與泉水卒章同意。

衛女之詩。共有四篇。而各不同。泉水思歸。而女子以嫁爲歸。義不可歸也。載馳傷衛之亡。思所以救之。然婦人無公事。雖國亡而義不可干也。蝦蟇屢歸。非思衛也。亦非爲衛計也。懷昏姻。馬子孫慮耳。然甥舅之好。非可以女謁先之。而十年不出之義。亦非可以年老貽謀而廢之也。故不能免詩人之刺。

此詩則思衛之同志而不得見耳。聖人備錄之。凡以厚男女之別。而不出之義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惠公也。以童稚嗣立。侈然服成人之服。而猶有童心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蔓草。支同枝。觿角錐也。所以解結。能才能知。知識也。容儀
遂成也。帶大帶也。悸帶垂動貌。芄蘭柔弱。以喻童子幼稚。非可
欲速於成人也。乃能不我知。而佩觿垂帶。遽爲成人之容。遂乎
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韋也。以朱韋爲之以韋。右手指將指無名指者。即儀禮
朱極三人。君能射御者之佩也。甲長也。不我甲不能長於我也。
衛之亡也。宣公基之。惠公成之。故錄此詩。以著惠公以不我
知。不我甲之人在位三十餘年。釀成亡國之禍。而懿公之無
道其末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
而被出。義不可復歸於宋。故作是詩。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葦。天陂也。杭。渡也。跂。舉踵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小舟曰。刀。木容刀。言小也。不崇朝。可至。言近也。

齊晉秦楚之伯。其兆皆著於詩。宋雖不成乎伯。而亦不可無所見。故特附此。并附衛不徙河南辯。衛徙河南之說。經傳皆無明文。創自毛詩小序。康成鄭氏從之。非也。孔疏引鄭志。張逸問。答云。楚宮今何地。答曰。楚邱在河洧間。今東郡界中。衛本在河北。至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升漕。虛望楚邱。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因之曰。楚邱在洧陰。城武縣西南。屬洧陰郡。猶在洧北。故云洧河間。此杜氏又從爲之詞。亦非也。蓋衛本北州。大侯古之州牧。皆以山川爲

界則衛不得越河而南康成所據不過左傳閔二年宋桓公以兵逆諸河宵濟句意以宵濟爲衛民之渡河而南而不知傳意固謂宋師之渡河而北故濫也虛也楚邱也皆衛地則皆在河北也何以證之春秋於宋襄公自即位至卒俱在衛城楚邱之後遷帝邱之前而衛詩有河廣篇則衛固止在河北而並未濟河審矣若此等處小序亦未可盡廢而其自相矛盾處亦不能掩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從王者之妻憂念其夫也王子頹之亂惠公助頹攻惠王王復位誅頹而從王者固衛人也故其家憂之

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伯從王者之行也。桀才過人也。父長丈二尺而無刃五兵之一也。前驅。僕右虎旅諸職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東。東周洛邑在衛東也。蓬花最易飛散。故不櫛之髮似之。膏澤髮之脂沐。滌髮之膏也。適。丰容飾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其者冀望之辭。杲杲明貌。衛人助類爲亂如雲之蔽日。再言其雨者。一國之人好亂之情也。號鄭勤王。誅頑惠王。復辟前驅亦與有勞焉。杲杲出日。婦人喜其夫之從王返正也。首疾則不止。

於飛蓬矣。然而甘心者。喜其夫之勞於王事。不同衛人之助逆也。

焉得護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

護草。鹿蔥食之可以忘憂。背北堂也。瘳。病也。樹護必於背。譏衛人之背於理也。衛人助逆而前驅勸王。必衛人之所不善也。背者之背反以不背者爲背。故思伯而又使心瘳焉。心瘳則不止首疾而已。

惠公愬周之立黔牟而逐已也。幸周之亂。至助子頹以攻惠王。天理滅矣。然而逆順之理。婦人猶能知之。於此見衛朔之積不善。以至於必亡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憂國必亡也。在位者非其人。禮義蕪恥盡喪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狐。喻之子也。綏綏。妖媚淫邪之態。無裳則無以飾下體。而蕪恥道喪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涉可危處也。無帶則身無約束。而放蕩無不爲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無服則無以飭身。而同人道於禽獸矣。

禮義蕪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爲國之人。而使人

憂其無裳無帶無服雖欲無亡不可得矣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之亡也桓公救而封之楚丘衛人思其德不知所以報之而作是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楸也瓊玉之美者琚瓚玉名以美玉報微物而猶云未足報其德但藉以永好而已極言齊桓存亡之德之大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桃似木瓜而圓小瑤白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李榘榘也致黑五也

五伯奔桓爲盛於此詩不沒其功衛詩殿以木瓜衛雖國亡重建而自是以後止知有伯不知有王王迹遂熄也

衛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詳繹衛風十篇其所以次第終始之故固亦無不瞭然耳乃衛事詳列三國存詩幾四十篇而魯獨無風何也曰魯爲宗國又聖人父母之邦猶之手宋不可錄也然則魯以忌諱之故僅存魯頌四篇而風遂無徵乎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錄邶鄘衛而魯可知矣是故讀邶之柏舟而魯隱猶衛桓也讀綠衣燕燕而出姜之失位大歸

猶莊姜戴鳩也。讀日月終風而輦逐之助軌倭暴戾猶
州吁石厚也。讀擊鼓而柔溺之會盟會伐猶孫子仲也。
讀凱風而魯莊與三桓曾七子之不若也。讀雄雉苦葉
而魯之士大夫可知也。讀谷風而知三桓專魯異已必
逐也。讀式微旄丘則紀侯猶黎侯也。讀閭兮即展禽之
爲士師也。讀泉水蝦蟆載馳竹竿而知杞伯姬蕩伯姬
之來皆非禮也。讀北門北風而桓莊之年馭臣行政何
異也。讀靜女考樂則魯之隱賢亦必不少也。讀新臺桑
舟則先盟孟任後入哀姜召亂一轍也。讀鄘之柏舟則
紀叔姬之貞節足尚也。讀牆茨偕老桑中鵲奔則文姜

哀姜之淫亂不至亡國不止也。讀定之方中而魯僖之
中興可想也。讀相鼠而知滅項伐齊至乞楚師魯僖與
衛文固無異也。讀干旄而有駉泮水之頌亦無忝也。讀
淇奥不禁慨想魯公孝公之德也。讀碩人而知魯惠之
廢仲子未嘗爲孟子聲子也。魯文之廢敬嬴未嘗爲出
姜地也。讀芄蘭而知魯桓莊之幼稚猶之衛惠也。讀河
廣則杞叔姬之歸喪亦非禮也。讀伯兮則魯莊從四國
以旅拒王師猶之衛朔助顏也。讀有狐則如公孫敖叔
孫僑如之儔焉可世卿也。讀木瓜而後知高子來盟魯
人至今猶望也。故魯論記聖人之言曰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

王一之六

王者何存其號焉爾。周之興也。周南以君之名。南以相之。而東西南北莫不環衛乎王室。不言王而莫敢不王也。迨其東遷。政令不行。王室儕於列國。參聖人特爲之。因名定分。以正君臣之義。故其詩不曰洛而曰王。其地則周之東都洛邑。方六百里。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

秦離三章章八句

秦離怨宗周致亡之人也

彼秦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上字句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八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稷皆穀名。離離垂穗。穀始生曰苗。適往也。靡靡往而忘返也。搖搖無所定也。黍離而西周遷。稷苗而東周微矣。此微辭也行適靡靡。則東周不復西矣。能無憂乎。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心有憂而人不知。則亦已矣。乃天亦若遠而不可問也。何人非不知其人。但怨之深而又不忍斥言之耳。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適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吐秀也。稷穗垂而實小。皆以喻東周之卑微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適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黏而稷不黏。故黍實以離而散。稷實則雖欲合而不能傷。東周之不能有爲也。噫。食哽也。

王風首此。見西周之遂亡而東周不能復興也。所謂此何人者。幽王不足責矣。其即刺平王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刺東遷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指平王也。或統其時。當國公卿言之于往也。役行役謂東

遷也期歸期也既東不復西故不知其期也曷至者東都非安宅也鑿牆而棲曰蟬言畜產俱有棲來而役者獨無歸宿則不思之甚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佸會桀戎括至也苟無飢渴者偷苟之至但求免目前之飢渴無遠志也

此詩與小雅漸漸之石相似而有家國之別故有風雅之分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刺苟安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指平王也。陽陽舒肆貌。簧笙等管中金葉也。由從也。房房中也。室前有堂。後有房。其樂只且。譏安於近而無遠慮也。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貌。翫舞者所持教舞位也。

平王君臣當東遷以後。正枕戈寢苫。卧薪嘗膽。以圖復興之秋也。今乃陽陽陶陶。鼓簧舞翫。以自樂。則失其志矣。此東周所以遂卑而不可復振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戕者怨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悠揚也。水勢弱則不能流束薪。喻王室卑而政令不行於天下也。彼其之子，指諸侯之當戍者。屯兵以守也。申，國名，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故申城，平王母家也。申近荆楚，數被侵伐，故平王遣圻內之民戍之。曷，月還歸。久戍無代，無歸期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庸。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庸亦姜姓國，即呂也。故呂城在南陽縣西。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哉

蒲蒲柳也許亦姜姓國今河南許州直隸州俱與申近楚者

朱子曰申侯與戎攻周弑幽王則申侯者主法所必誅幸王
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
有德而不知其弑君為不赦至以復讎討賊之師為報施酬
恩之舉則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為已甚矣況先王之制諸
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
帥以諸侯之師救之主畿甸地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
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師
遠為諸侯戍守而又瓜代無期使之興怨則其衰弱無政亦

可見矣。主迹熄而春秋作，豈不以此哉。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素婦怨也。凶年饑饉，室家不能相保，遂至相素，故怨也。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嘔其嘆矣。嘔其嘆矣。過人之艱難矣。

蓷，芣苢今益母草也。嘆，燥也。蓷本易生之物，然過嘆而乾，則不能生，以喻己之見素也。仳離者，本不忍離而饑饉見迫，不能不相素也。嘔，嘆聲艱難窮厄也。

中谷有蓷。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歡矣。條其歡矣。過人之不淑。

矣。

脩長也。言菰之長者俱乾也。條亦長也。獻同嘯。夫婦大倫。非可
因窮見棄。故以不淑刺之。

中谷有菰。嘆其漙矣。有女仳離。歎其泣矣。歎其泣矣。何嗟及矣。

漙漙者卑甚。則生於漙者亦不免也。歎泣貌。何嗟及者。無所歸
咎也。

此見周之政荒。民散不可復國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兔爰傷時事日非也

有兔爰爰。雉離於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

無咎

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羣羅網也。言張羅本以取兔。今乃兔脫而雉離之。喻小人狡詐幸免。而君子忠直受禍也。尚猶罹憂也。生初無為而生。後逢憂時事日非也。尚庶幾也。叱動也。尚寐無咎。不願見也。

有兔爰爰。雉離於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罟。覆車可以掩兔。連為覺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於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量腹也。專類庸庸聰聞也。

東遷而後猶江河之日下。故生斯世者不樂其生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刺王素親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絲絲不絕。貌岸上曰滸。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喻遠兄弟者必至

本根失蔭也。故云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絲絲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涘水涯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夷上洒下曰滑昆同父兄也

周道親親所以興也其衰也素親從奸先後一轍故角弓之刺不已而又有葛藟之刺至襄王伐鄭而終於被出亦可鑒也哉

采芣三章章三句

采芣歎賢人多隱避也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指賢人也芣可爲衣喻賢才之有用也采芣言其託以避也

不見則不復出矣故思之深一日如三月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艾萬也。有香氣。祭則炤。以報氣。可以格神。三秋猶言三倍其

三月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水葦亦萬屬。可以炙病。蕭艾亦俱喻賢也。

世衰道微。君子見幾而作。有心斯世者。所深憂也。故以不見傷之。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私邑。僅治也。朱子曰。周襄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

其私邑者。故志淫者。畏不敢作。而作是詩。

大車檻檻。轟如英。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夏篆夏纁之屬。檟檟車行聲。毳衣五命之服。素蒼色也。爾指所思者子謂大夫也。不敢不敢并也。大車嘒嘒。毳衣如瑞。豈不爾思。畏子不并。嘒嘒重遲貌。瑞玉赤色。五色備故有赤。殺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殺生穴。瘞皦明也。以死相誓。滿於情而不返也。

喪世禮教。陵遲民皆狎於不順。雖以政刑齊之。亦終倖免。無恥。蓋先王之澤既斬。而於此又見有天下國家者。非禮無以政治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賢所居者麻。賢所植者彼指丘與麻而言子嗟賢者之字。將願也。施施難進之意。賢者隱於丘中以樹麻爲事故以其不出爲若丘麻留之也。然國不可以無賢故望其來而又慮其難進而未必來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亦賢者之字。來食則不家食矣。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之子通指子嗟子國也。貽我佩玖則來不徒來必能有益人國。

矣。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周之所以興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周之所以亡也。然則周之東。東周之日衰。而不可復興者。惟無人焉。故爾。故以思賢終之。

王十篇二十八章百五十六句

衛風終於木瓜。伯功興矣。繼衛以王。何也。伯功之興。由於王之不王也。今詩十篇不爲少矣。而習其句讀。類皆衰颯愁苦。茶然委靡。絕無激昂奮發之意。此亡國之音也。其必不可以復興矣。故曰。謂之王者。存其號焉爾。